

貞觀政要卷第五

論仁義第十三

貞觀元年太宗曰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長
法御人者雖救一時收亡亦保既見前王成事之果
專以仁義誠信為治則幸逢代之波瀾也黃門侍郎
天下凋喪日久陛下承其餘弊弘道務民代
理惟在得人太宗曰朕思賢之情曾於夢寐然
曰世必有才隨時所用豈待夢傳說哉尚然後
納其言○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謂亂離之後風俗難
比觀百姓漸知庶職官人奉法者賊曰稀故知人無常情
有治亂耳是以為國之道必須懷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
人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貞觀四年房玄齡奏言今關武庫甲仗勝隋日遠矣太宗曰



備寇雖是要事然朕惟欲得卿等存心治道務盡忠貞使
安樂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豈無甲仗適之以致滅亡正由
義不脩而羣下怨叛故也宜識此心當以德義相輔○貞觀
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遊仁義相輔則
歸之人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仁義則灾害不生夫仁義之道
當思之在心常令相繼若斯須懈怠去之已遠倘如金匱
恒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頓首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
幸甚

論忠義第十四

馮立武德中為東宮率甚被隱太子親遇太子之死也
逃散立嘆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於是率兵犯玄武門
苦戰殺屯營將軍段君弘謂其德曰報太子矣遂解
於野俄而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昨者出兵東城大殺
將可以逃死宜飲泣而對曰臣出身事主期以效死
無四顧惟因欲歎悲不自勝太宗慰勉之授左中郎將

謂所親曰達莫大之恩幸而獲免終當以死奉答未敢
便稱率數百騎與虜戰於咸陽殺獲甚眾所向皆披
而結款之時齊王元吉府左府車騎謝承恩
合軍拒戰及殺敬君弘中郎將呂衡王師不採奈府
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馬啼哭拜辭而遁明日出首
士也命釋之授左翊衛郎將○貞觀元年太宗嘗

亡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
以加也思廉時在洛陽因寄物三百段并遺其書以
之風故有斯贈初大業末思廉為隋代王侑侍讀
城時代王府寮多駭散唯思廉侍王不離其側立
庶厲聲謂曰唐公舉義本匡王室

知其不圖而欲其
其言於是稍却布列階下頓更高祖聞而喜其
知其不圖而欲其

其言於是稍却布列階下頓更高祖聞而喜其

順陽關下思廉泣拜而去見者咸歎曰仁者有愛此○
貞觀二年將葬故息德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書右丞魏徵與
黃門侍郎王珪請預陪送上表曰臣昔受命太上垂慈故當
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慶宗社得蒙人神臣等不能死○
從夷戮負其罪戾實錄周行徒竭生涯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
海道冠前王陟崗有感追懷常標明社稷之大義中骨也
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未惟嗚昔忝曰藉臣等若有
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我深見
美日送至墓所太宗義而許之於是官府精修墓所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忠臣烈士何代無之○
為忠貞侍臣王珪曰臣聞太常丞元善連在京師
橫遂轉騎遠詣江都諫煬帝令還京師既不受其
極諫煬帝怒乃遣使追兵身死瘞瘠之地有武備部中
在江都宿衛守文化及起海陵

通為隋將共國家戰於潼關聞言小師臨乃引兵東走義兵
於桃林朕遣其家人往招其遺骸其
隋家驅使亡事兩帝今者
則於我家為仇讎因射之其子
身向東南慟哭盡哀曰臣何國也
臣非臣不竭誠於國言盡道
辭此之忠節是可嘉尚因勅所司
孫開奏○貞觀六年授左光祿大
武德中公會進直言於太上皇
朕本性剛烈若有抑挫恐不勝
寒有此遷換赫達對曰臣以隋
容目翹覆車不改前轍臣所以
誠進諫太宗以朕知公非獨

為朕一人實為社稷之計蕭瑀貞觀中為尚書左僕射嘗為
集太宗謂房玄齡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嘗
此日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厚利誘
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乃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
蕩識誠臣瑀拜謝曰臣特蒙誠訓許臣以忠諫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尋進拜太子太保○貞觀十一年太宗行至漢太尉楊素
墓傷其以忠非命親為文以祭之房玄齡進曰楊素雖當大劫
數百年後方遇聖君停輿駐蹕親降神首此文可謂雖死猶生
沒而不朽不覺助伯起幸賴於九泉之下矣伏讀夫文曰
戚且慰凡百君子焉可不助名尚知為善之有益○貞觀十
一年上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留其肝懿公之
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內懿公之肝於其腹中食之而
人而不可得持進魏徵對曰昔豫讓為智伯報讎欲刺趙襄子

襄子執而獲之謂之曰子昔范中行氏中智伯盡滅之矣公
委質智伯不為報讎今即為智伯報讎何也讓答曰昔智伯
中行范中行以眾人遇我我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
以國士報之在君禮之而已亦何為無人焉○貞觀十一年太
宗幸蒲州因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姚君素貞烈人也○貞觀十
固守忠義克終臣節雖桀犬吠堯有乖例也○貞觀十一年
表歲寒之心爰踐茲境追懷往事宜錫寵命以申勸獎○貞
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貞觀中太宗謂中書省尚書省
本曰終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指引否文本曰隋時
入陳百司分散莫有留者唯尚書僕射袁憲獨在其○貞觀十
世充將受隋禪羣僚表請勸進憲于闕下司業承家計乃獨不
署名此之父子是稱忠烈承家第承承今為建昌令清貞雅操
寔繼先風由是台拜晉王友○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中書省尚書省

攻遼東安市城高麗人衆皆死詔令高麗王其
止其城下招之城不堅守不動每見帝情極必乘城鼓譟帝
甚詔江夏王道宗築土山而攻其城竟不能克太宗將旋師
安市城主堅守臣節賜絹三百疋以勵事君者也

論孝友第十五

司空房玄齡事繼母能以色養恭謹過人其母病請醫人至門
必迎拜垂泣及居喪尤甚柴毀太宗命散騎常侍劉洎就其
譬遺寢床粥食鹽醋○虞世南初仕隋歷起居舍人宇文弼及
弼逆之際其兄世基時為內史侍郎將被誅世南抱持踊號請
以身代死化及竟不納世南自此哀毀骨立者數載時人稱
重焉○韓王元嘉貞觀初為潞州刺史時年十五聞人如有
便涕泣不食及至京師數喪哀毀過禮太宗嘆其至性屢慰勉
之元嘉闔門脩整有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魯哀王靈並其同
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其脩身潔己當代諸王莫能及
○霍元軌武德中初封為美王貞觀七年為許州刺史為
祖崩去職毀瘠過禮身後常衣布服不飾身之爪爪常閉
侍臣曰朕子弟孰能侍中魏徵曰臣也徵曰不盡知其能乎
王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上曰何以爲前代諸王徵曰如
文雅亦漢之河間乎至如孝行乃古之曾閔也由其能也
因令徵女聘焉○貞觀中有突厥使行首玄武門食而捨肉
人問其故曰歸以奉母太宗聞而歎曰孝之性豈隔華戎耶
尚乘馬一疋詔令給其母肉料

論公平第十六

太宗初即位中書令房玄齡奏府舊方不待命其然
前宮及齊府左右處分之先已太宗曰古稱至公者蓋謂平也
無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堯舜廢之管對蔡對兄弟也而周公

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為心無私於物昔諸葛孔明小國丞相猶曰吾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重况我今理大國乎朕與公等衣食出於百姓百姓人力已奉於上而上恩未被於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故異情片一面尚自相親况舊人而頃忘也才若不堪亦當棄之而不用今不問其能不能而直言其怨望皆非君人之直也昔魏元年有上封事者請秦府舊兵其授以武職者皆當量材而用曰朕以天下為家不能私於一物唯有才者皆用之新舊無差况古人云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汝之謂也昔魏元年觀元年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劾下獄佩刀入東上閣門出閣後臨門校尉始覺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議以閣門校尉不應罪當死無忌誤帶刀入徒二年罰銅二十斤太宗從之大理少卿戴胄駁曰校尉不覺無忌帶刀入內同為誤耳夫體道之君法一而已司所決若當據法而行之則無所枉也太宗曰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更從寬乎無忌曰臣之議德彝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駁奏曰臣聞無忌以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為情一也而生刑一也故以固請太宗乃免校尉之死是時朝野咸謂胄舉法不阿情偽階資者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死胄曰彼者事我皆據法斷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物不首者死今卿斷流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也胄曰臣不敢虧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初之忽而欲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有信也竊為陛下惜之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比見隋代遺文咸稱高祖
為相者遂觀其本傳可謂公平正直尤誠治體防寧安危
存沒煬帝無道枉見誅夷何嘗不想見其人殷書獻欽之
已來諸葛亮為丞相亦甚平直亮嘗表廢廖立李嚴於南中
聞亮卒泣曰吾其左袵矣嚴聞亮卒發病而死故陳壽稱亮
為政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
必罰卿等豈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
亦可慕宰相之賢者若如是則榮名高位可以長守矣卿等
臣聞理國要道實在於公平正直故尚書云無偏無黨王道
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稱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聖
所尚誠足以極政教之源盡至公之要襄陽字化成人天下
宗曰此直朕之所懷豈有與卿等言之而不行也長樂公主
文德皇后所生也貞觀中將出降勃三司資所信於長公主
徵奏言昔漢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貴得同於先帝乎
半楚淮陽王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姪為長公主太子之
公主既加長字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有殊義無等別若
主之禮有過長公主理恐不可曾如陛下思之太宗稱美乃
其言退而楚淮后歎曰昔聞陛下敬重巡微本未知其故而
聞其諫乃能以義制人之情可謂正直杜欽臣妻與陛下
結髮為夫妻曲蒙禮敬備矣妾重母將有言必伏顏色尚且
輕犯威嚴况在臣下情更何問故韓非謂之說難東方朔稱
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不可不
之則世治杜之則政亂誠願陛下詳之則天下幸甚臣請
使賫帛五百匹詣徵之賜以刑部尚書張亮平諫及下機
令百官議之多言亮嘗謂中少監李道裕奏亮反罪狀
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殺之俄而刑部侍郎有開合

擇其人累妻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欲
云反形未具可謂公平矣當時雖不用其言至今追悔焉
裕刑部侍郎○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今孜孜求道欲
政道關有奸人則抽擗驅使而議者多稱彼者皆卑臣謂故
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為形迹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
避讎而為舉得其真賢故也但能舉用得未雖是子弟及有
嫌不得不舉○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為人君者
在乎善善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明也君子直矣惡惡
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秕政遠小人則朝無奸人非
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璧之瑕瑕小人小善乃
蝨刀之一割鋸刀一割良工之所不棄善不足以掩衆惡也白
善賈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小人之小善謂之善
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
江下和所以泣血者既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而不
進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為墟史魚所以為恨者也門下
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汎愛引納多途好善而不甚擇人疾
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大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
之惡以為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
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
君子之道消矣為國者急於進君子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
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相闕亂亡不邇將何以求治矣
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流善惡無別以
告訐為誠直以同心為朋黨以之為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
為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也所以不達
於上大臣不能辯正小臣莫之敢論近遠承風靡然成俗非國
家之福非為治之道適足以長奸邪亂視聽使人君不知所

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本行之
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君時雖
少墮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事失以傳諸後嗣惟何
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己者
之鑒貌在乎止水鑒已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己之行
事則貌之妍媸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吏
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弘遠為人君可不務
乎

論誠信第十七

貞觀初有上書請去佞者太宗謂曰朕之所任皆以勳賢卿知
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木的知佞者請陛下俾起以試辨
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諫則是正人順情阿諛則是佞人帝
封德彝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若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為
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常
說詐深鄙其為人此豈可欺也數令謂書人曰朕欲使
行於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卿言雖善朕所不取也
年魏徵上疏曰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德形則遠人斯
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無二心德禮
國之大綱在於君臣父子不可廢須而廢也故孔子曰為
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夫子曰
而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誠在令後則信而不信無
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也夫為上則慎
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之所不為也夫信之於
餘義咸加海內蓋國來定倉庫日積土地日廣然而信
厚仁義夫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也誠信雖
之勤未親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有漸非一朝一夕
之始乃周書警衆暨八九年間猶悅以從諫有誠服後漸

言雖或勉強有所容非復愛時之裕如嘗謂之東朝則則
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摯辨謂忠謹者為誹謗謂
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強且有長權
權之議忠謹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奔生疑投擲感正以
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勢感視聽於大道切政損德其
在茲乎故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為此也且君子小人
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雖無苟免殺身以成仁
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
則何所不至今欲將求致理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
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踈遇小人也必輕而押押則言無
不盡踈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與
喪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
使清潔之士行之與汙鄙之人是也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

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而此力盡誠信不
於傾敗况內懷奸利承顏唯言其為禍患不亦深乎夫且且
而疑影之不直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行亦已明矣夫若能
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外內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
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大矣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齊屬於海內屬於何物無不
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
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
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管仲曰如何而信
年而弗能下魏問倫曰鼓之齋夫問倫知之請無所不大大而
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若
為不取穆伯曰問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問倫下之君可
以不賞之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齊國之上

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矣夫猶柏列國之大夫管仲勸
之佞猶能懷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為四海之大君
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聞然乎若欲令
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
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小人絕且佞邪君子自強不思
無為之治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
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本可保求錫作權將何甲
哉太宗覽疏歎曰若不遇公何由得聞此說○貞觀十七年大
宗謂侍臣曰傳稱去食存信孔子曰人無信不立昔項羽斷
咸陽已制天下向使能行漢之仁信誰奪邪房玄齡對曰
義禮智信謂之五常廢一不可能勒行之甚有裨益腹對曰
常而武王伐之項氏以無仁信為漢高祖所奪誠如聖旨
貞觀政要卷第五

貞觀政要卷第六

論儉約第十八

大禹鑿九山
九江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興造必順物情
昔大禹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極廣而無怨謫者物情所歸其
身所有故也秦始皇營建宮室而人多謫議者為而身其故不
與眾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柱木已具遠想秦皇之過不
作也又古人云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則知
可欲其心必亂矣至如雕鏤器物珠玉服玩之類其斷者則
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車服婚娶喪葬車馬棺
令服用者一切禁斷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簡朴衣無錦繡財帛
富饒無饑寒之弊○貞觀二年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
居葺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
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所費良多其漢文帝將起

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于漢帝而所費過之豈謂為人父母
之道也固請至于再三竟不許○貞觀四年上謂侍臣曰崇飾
宮宇遊賞池臺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欲帝王所欲者放逸
百姓所不欲者勞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朕尊為帝王
富有四海事皆由已誠能自節若百姓不欲必能順其情也
魏曰陛下本憐萬姓每節已以順人臣聞以欲從人者昌以
樂已者亡隋煬帝志在無厭雖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皆
不稱意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
亡此非書籍所傳亦陛下目所親見為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
之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啻是矣若以為不足更萬倍過此亦
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對甚善非公朕安得聞此言○貞觀中
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近讀劉聰傳將為蜀后起鵠儀設
元達以諫聰大怒命斬之蜀后手跡所請台情甚切聰始及解
而甚愧之人之讀書欲廣聞見以自益耳朕見此事可以深戒
比者欲造一殿仍構重閣今於藍田採木並已備具速起殿
斯作遂止

論謙讓第十九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
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昔舜誠禹以汝惟不於人
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又易曰人道惡盈
而好謙凡為天子若唯自尊崇不守謙恭教者身雖有不足之
事誰肯犯顏諫奏朕每出一言行一事必上問下問下問
天高聽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見瞻仰何門下惟恐出
但知常謙常懼猶恐不稱天心及百姓意也魏徵曰古人
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守此常謙常懼之道日慎一日則

社永固無傾覆矣堯舜所以太平實用此法○貞觀三年太宗
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能
無實若虛何謂也孔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已雖有能
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備以爲少
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技若然己之雖實其
若虛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由德神明外類
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志業若其位居尊極
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
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曰易云勞謙君子有終吉誠如卿所說
賜物一百段○河間王孝恭武德初封爲邢王累授東山道
行臺尚書左僕射孝恭既討平蕭銑輔公祏及趙南宮
攝之專制八方威名甚著累遷禮部尚書孝恭性惟此謙無
矜自伐之色時有特進江夏王道宗尤以將略馳名無好學
慕劉士勳修禮禮談太宗並加親幸○貞觀中惟謙恭道
爲比一代宗漢云

論仁術第二十

貞觀初上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憐隋氏六年求
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幸御之所多求宮人此皆婦人財力朕
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非備以
費息人亦各得遂其情性於是後宮及掖庭前後所出三十餘
人○貞觀二年關中旱大饑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由
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窮聞有
男女若朕其愆之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巡檢出御府金幣
之還其父母○貞觀七年襄州都督張公謹卒上聞而嗟悼出
次發哀有司奏言准陰陽書云日在辰不可哭泣此亦流俗所
傳上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泣之○貞

觀十九年太宗征高麗浞野州有兵士到者帝問其城此門
撫慰之有從卒一人病不能進詔至床前問其病若何物
醫療之是以將士莫不欣然願從及大軍起以柳城詔集前
戰亡人骸骨設太牢致祭親臨哭之盡束軍人無不濯洗其
觀祭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喪天子哭之死無所恨
宗征遼東攻白巖城右衛大將軍李恩慶為流矢所中帝親為
吮血將士莫不感勵

慎所好第二十一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剛在
於器不在於水故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
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
浮華唯好釋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頻幸同泰寺親講佛經百
寮皆大冠高屐雜重衣從終日談說苦空末嘗以軍國政事為
意及侯景率兵向關尚書郎以下多不解乘馬快馬少力與者
相繼於道路武帝及簡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考武帝在於
陵蓋萬紐于謹等圍帝猶講老子不輟百寮皆戎服以賜儀而
城陷君臣俱被囚繫庾信亦歎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賦乃云
衡以干戈為兒戲擅紳以清談為廟略此事亦足為警誠朕不
所好者唯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
之必死不可暫無耳○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神仙本虛
妄空有其名秦如始皇非分愛好遂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童女
數千人隨其入海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
側踰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為求神仙乃將女媧道
術之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貞
觀四年太宗曰昔周煬帝性好猜防中信邪道大臣胡人乃至開
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築長城以備胡終被守文化及使

孤行達殺之又誅戮李金才及諸李殆盡卒何所成且居人
者唯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虛事不足在懷

慎言語第二十二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
於百姓有利益不所以不能多言給事中無知起居事
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無修起居注不敢不
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止當令
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賜綵百段○貞觀八年上謂侍臣曰
語者君子之樞機談何容易凡在眾庶出一言不善則人
成其耻累况是萬乘之主不可出言有失其所虧損至大豈
匹夫我常以此為戒隋煬帝初幸甘泉宮泉石稱意而性無
火物云捉取多少於宮中照夜所司遺道數千人採拾送
有虧失古人以為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四時之
貞觀十六年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散
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
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思自
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流以聽其言庶襟以納其
群下未敢對揚况動神機縱天辯節辭以折其理援古
議欲令凡絃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
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知也
侯讀書輪扁竊議漢皇慕古張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
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
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昇平皆陛下
所致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取會每事
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於秦政強辯失人心於

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故然可知伏願
辯浩然養氣簡彼細圍淡焉怡悅自固萬壽於南齊有始於
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
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斯道形神以氣
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杜讒佞第二十二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毒賊也
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非
以泣血銜冤故葉蘭欲幾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讜人諱之此
者于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諂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
等言之斛律明月齊朝良將威震敵國周家每歲餽送列女
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讒構伏誅用人始有存得之心
高頻有經國大才為隋文帝所忌國收書三十一
下賴以安寧文帝唯婦言是聽特令擢斥及於煬帝所
由是衰壞矣隋太子勇撫軍監國凡二十年固亦早有
素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於天性逆亂之
自此開矣隋文既清混彌庶竟禍及其身杜搜尋亦覆敗
云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萌杜漸用絕讒構之端
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林藜藿為
直臣立朝廷奸邪為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群公也觀
云戒慎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詩云惜愔
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又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
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諂害忠良必宗廟
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慎之○貞觀十六年太宗謂
遂良曰卿知起居比來記我行事善惡遂良曰史官之
必書善既必書過亦無隱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
必書善既必書過亦無隱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

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亡滅湯帝失國亦由其父凡理國者
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
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能自保其天下如其不
賢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貞觀九年太宗謂魏
徵曰頃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齊主深好倉
庫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統斂朕常謂此猶如儲
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斃其君亦亡齊
主即是也然天元齊主若為優劣徵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
則別齊主懦弱政出多門國無綱紀遂至亡滅天元性寬而魏
威福在已亡國之事皆任其身以此論之齊主為劣○貞觀十
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陳時政曰臣歷觀前代自夏商周及漢
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
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也且無辟王積前所以免國禍者皆以
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一年者皆無道也○貞觀十一年
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祚無幾
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士皆叛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
而積德日淺固當思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民有餘地
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且自
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以前德於身恩加
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
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有姓承世
亂之後比於隨時練十分之一而供官糧役道路相繼死者
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
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有然須令體行文書
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来百姓頗有怨嘆之言以陛下不
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陛下

於今漢文帝時有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以爲教輔
幸夫人永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禁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
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
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若道事
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加衣服飾
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息作法於理且樂備
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
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慮也
臣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
不即滅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將政教當修之於
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古人每見前代
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其以朕躬
突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大業初又笑周齊之
亡

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也此言不可不戒也往者自往
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絢絕得策一斗而天下已歸於亂此豈
其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諍諫自五帝三王以來咸謂
結得十餘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情之成有怨古之今所
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未聞有與古之
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則洛口倉而李密因之
東京積布帛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富一川而李密
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一軍也
因是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無餘力
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限丁口年
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
矣而用之不息備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

之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肝食是憂而已若以財
之聖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目觀之初則
天下幸甚太宗曰近今造小隨身器物不意百姓造時時然則
則朕之過誤乃命停之

論貪鄙第 十六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貴重若以彈雀自非可
惜况人之性命甚於明珠見金銀錢帛不懼刑網姪即焉劫乃
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彈雀在何况性命之重乃
以博財物邪群臣若能備盡忠直有益國利民則官爵豈在若
不能以此道求榮遂妄受錢物 賊賄既露其身亦指實焉可矣
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群小疎遠忠正有一於此
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之手亦為可笑○貞觀
二年上謂侍臣曰朕嘗謂貪人二不辭受財也至如內外官品

上初秩優厚一年所得其數自多若受人財賄不辭受
朝彰露祿秩削奪此豈是辭受財物視小得而大失者也
儀休性嗜魚而不受人魚其魚長存且為主貪必殺其國
貪必忘其身詩云大風有隊貪人敗其國非謬言也昔秦惠
欲伐蜀不知其途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
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挽牛入蜀道成而後隨而伐蜀蜀
亡漢大司農田延年滅賄三千萬中書省自始如四
記朕今以蜀王為元龜卿等亦須
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終日孜孜非但畏天命而已且欲
守富貴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業業以畏天地
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自安寧自身常得
人云賢者多財損其志愚者多財生其過此言可為
徇私貪濁非止壞公法損百姓縱事未發聞中

恐懼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豈得苟貪財物以害其身使
子孫每懷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貞觀六年右衛將軍陳
萬福自九成宮赴京違法取驛家穀數石太宗賜其結乃自負
出以耻之○貞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徽三州請
山大有銀坑採之極是利益每歲可得錢數百萬貫太宗曰朕
貴為天子是事無所少之唯須嘉言直事有益於百姓者且
國家贖得數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見卿推舉重
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震肅權豪唯道枕驚銀坑以為利益昔
堯舜抵璧於山林按珠於洲谷由是崇名美號見稱千載後漢
桓靈二帝好利賤義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將我比桓靈邪
是日勅放令還第○戶部尚書姚弋仲卒太宗以其居宅卑陋禁
身無所令有司特為之造廟○溫彦博為尚書右僕射家貧無
正寢及薨殯於並室太宗聞而先奠命所司為造常碑以贈
贈○岑文本為中書令字早陋無帷帳之飾有欲其故者
文本歎曰吾本漢南一布衣耳竟無汗馬之功位以是貴位
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為懼已多事得言建業平昔者
歎息而退○魏徵宅內先無正堂及遇疾太宗時徵造小殿而
其材為徹營構五日而就遣中使齎素襦布袴而賜之以賜
其尚○尚書左僕射杜如晦奏言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表論
無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知數職以論臣等太宗謂徵
曰朕以至公理天下今任玄齡如晦非為勳舊以其有才也
此人喜事毀謗止欲離開我君臣昔為後主昏弱齊文宣封特
然國稱理者以任諸葛亮楊遵彥不情之也朕今任如晦等亦
復如法於是流陳師合于嶺外○貞觀中太宗謂房玄齡曰如
晦曰朕聞自古帝主上合天心致太平者皆服朕之力朕以
開直言之路者庶知冤屈欲規諫所有上刺事人多皆許有

官細無可採朕歷選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則下情不伸上意
求盡忠極慮何可得哉而無識之人務行詭譎毀壞亂君臣
益國自今已後有上書訐人小惡者當以讒人之罪罪之○
徵為祕書監有告謀反太宗曰魏徵昔吾之讎止以忠於國
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讒構竟不問徵遽斬所告者○貞觀
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路方
盛飾解字修營樓雉以求媚又潛飼羊有餘口魚蝦干頭持饋
貴戚太宗知召而數之曰朕巡將河洛經歷數州凡有所饋皆
資官物卿為飼羊養魚雕飾院宇此乃亡隋變俗今不可復行
常識朕心改籍態也以元楷在隋邪佞故太宗數此言以戒之
元楷慙懼數日不食而卒○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
云鳥棲於林猶恐其不高獲巢於木魚藏於泉猶恐其不深
况於窟下然而為人所獲者皆由貪餌故也今人墮於利誘
任貪厚利當須履忠正正公清則無災害長守富貴矣○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然臨其身者皆為貪員則利與災俱為
以異哉卿等宜思此語用為鑒誠

貞觀政要卷第七

崇儒興學第二十七

太宗初踐祚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士博學多聞
 官無直學志欲推廣之且宿以聰明之隙引之內擬討論墳典
 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詔勅賢三品已上子孫為弘文館
 生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於國學禮部
 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兩洛如比下咸之宮始補子
 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食京師儒以少職而
 者甚衆學生進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史於國學諸書四百餘
 子大學四門俊士亦增置生負其書策各買博士學生以備
 藝自玄武門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賜
 貢舉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遣子弟入
 百數國學之內鼓篋而升講筵者幾至萬人儒學之盛前古未

之間也太宗又數幸國學令祭酒博士講論取各職以事角
生能通經者即擢以吏職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褚仲都
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焯等並前代名儒
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講疏宜加優賞以勸後生可助其
子孫也任者錄姓名聞奏二十一年又詔曰古五明士
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割向鄭衆
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並帝等二十有一人
並用其書法於國書既行其道理合眾崇自今有事於大學可
並配享尼父廟堂其尊儒重道如此○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
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理今所任用必須以
德行學識為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
往行豈堪大任漢宣帝時有詐稱衛太子者觀者數萬人眾皆
致感傷下疑斷以刑戮之事宣帝曰公卿大臣常用經術明於

古義者此則固非乃筆俗史比其大
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
古於秘書省考定九經又以非復
儒重加詳議時諸儒傳習師說并
而師古報引晉宋以來古本陳方
諸儒莫不歎伏太宗耕耨者父之
常侍頒其所定書於天下學者習焉○太宗又以儒家多門
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
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付
令岑文本曰夫人雖重定性必復
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懷火待
而為美是以蘇秦刺股董生掛
曰夫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
以學飾情以成其性禮云五

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勤

論文史第二十八

貞觀初太宗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錄揚雄

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等賦此兩篇體勢華

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冊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

者朕從與不從皆須載書○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郝崇素請

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崇曰朕若制事出令有指於人者

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豈助

代矣非所須也祇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多有

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史傾覆凡人主唯在德行何必

事文章耶竟不許○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

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事事大抵在人君行何事

朕幼見此注記者將却觀所行事○褚遂良曰臣聞古之

述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則書之惡則書之臣

法不辟帝王則自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卿

聞守道不如守官以職事為重何不易之○褚遂良曰臣聞

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行人君之過臣亦當書之臣聞古之

皆記之美○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

載善惡而足為將來法不知自古聖代國史何用臣聞古之

親見之對曰國史所書善惡善惡人主不為善法止應書其

善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嘗聞不同古人今欲自書國史其

有善事故不須論善者有惡事亦欲以為法使使得自補益其

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漏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

各一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褚遂良上乃請去其

昔周公沐浴管蔡而周室安季友媾井身而魯國寧朕之所為

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有他慮乎

刑澤詞直書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尚所以
憚者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人何觀陛下
且正其弊雅合至公之道

論禮樂第二十九

太宗初即位謂侍臣曰准禮名終為諱之前古帝王亦不
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云克昌厥後春秋時魯莊公名
六年經云齊侯來公同盟于幽唯近代諸帝皆不諱其名
生避其諱非禮也宜有改張因詔曰依禮一不諱名
甫達聖非無前指近世以來曲為節制兩字無避禮樂
意而行有違經旨宜依據禮典務使間始仰效先哲
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諱亦
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竊見秦元明
現陛下受之褒義高古昔聖人垂訓誠恐後人
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願一垂訓誠永斷後人
等不得若吳王恪魏王泰兄弟拜○貞觀四年
比聞京城士庶居父母喪者乃有信巫書之言不
解於子問拘忌齋衰敗俗傷風極乖人理宜令州
以禮典○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佛道設教本
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損害風俗
即禁漸仍令致拜於父母○貞觀六年太宗謂尚書
玄齡曰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雜處華陵漫
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
定納同於市買其損風俗自秦禮經既中車失宜
詔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世充等
即令依禮禁等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牒無據憑史傳

華定其真偽忠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擬為氏族志上奉
進定氏族等第以崔幹為第一等太宗謂曰我與山東無
鄭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官宦獨曰云云夫崔
多索財物或才識庸下而偃仰自高取嵩松檟位豈
解人間何為重之且大丈夫有能立德立功爵位崇
父忠孝可得或道義素高學藝宏博此亦足為門戶
大丈夫今崔盧之屬唯矜遠葉衣冠寧比出朝之貴公
假多輸錢物無與他氣勢向背實以得為榮我今
誠欲崇樹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為第一等且看卿
官爵即不須論數代已前止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
定用為永利遂以崔幹為第三等至十一年書成凡
下又詔曰氏族之美寔繁於冠冕婚姻之貴莫先於
魏失却齊氏云云市朝既遷風俗悖謬

始積習成俗迄今未已
政道往代嘉害咸以懲革
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典禮稱朕意焉
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
敬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
執巾行盟饋之道禮成而退
舅姑者皆遣備行此禮
侯入朝有湯沐之邑賜禾百車待以客禮書坐正殿

思與相見問其勞苦又漢家京城亦為諸郡立邸舍明開奉伊

至京師者皆賃房以坐與商人雜居纔得容身而已既待禮

不足必是人多怨歎豈肯竭情於共理哉乃令就京城開坊為

諸州奉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親觀幸焉○自魏十二年禮部

尚書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親王於路不合下馬今皆謂

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輩欲自崇貴厚我兒子耶魏徵對

曰漢魏已來親王班皆次三公以下今三品並天子六尚書九

卿為諸王下馬王所不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據行之於今

又乖國憲理誠不可帝曰國家立太子者擬以為君人之儲類不

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又

曰殷人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

孽子之窺竊基禍亂之源本為國家者所深慎之太宗遂可王珪

之奏○貞觀十四年六月魏徵奏曰同親屬有庶孽之患而

非無別又舅之與姨親疎相似而服紀有殊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是月尚書八座與禮部

定議曰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名是非者也

非從天下非從地出在人情而已矣人言所貴在子敦睦九族九

族敦睦由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尊卑故喪紀有降殺隨屬

之薄厚比曰稱情以立文原夫舅之與姨雖為同氣推之於外輕重

相懸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也○非族姨不與焉

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是稱舅甥一國秦伯懷晉實

切渭陽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之情為姨居古五月伯名魯實

逐末棄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定在無平禮記曰

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妯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

云繼父同居則為之菴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大舅之妻

二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總麻然則繼父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

愛恩輕在乎異居固知制服雖繼於名文蓋亦緣恩之厚薄也
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姊幼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
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
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愛同骨肉於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
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
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
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
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蓋
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
上無括主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千載平理成於萬古
其來久矣豈不借哉今陛下以為尊卑之叙雖煩乎已備古制
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采庶詳至寸論專記或或下無各兼備慎其不

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麻
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齊衰子婦舊
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同為大功九月嫂姊舊無服今請服小功
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總麻請加為齊衰同
服小功五月詔獲其議魏徵之詞也○貞觀十四年十二月癸
丑太宗謂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間以生日可為喜樂在朕
情翻成戚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養求不可得仲由
懷負米之恨良有以也况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
勞之辰遂為宴樂之事甚乖於禮度因而率○太常少卿知書
孫奏請所定新樂太宗曰禮樂之作是聖人象物效教以為
節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
樂陳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行路開

莫不悲歎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太宗曰不然夫
音聲豈能感人歎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亦於人心非
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必苦然苦心所感故聞而則悲耳何有
樂聲哀然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有狀實為
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書六丞魏徵對曰古人稱禮云禮云
帛云乎執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執樂在人和不由音調太宗然
之○貞觀十七年太常卿蕭瑀奏言今破陳樂舞天下之所共
傳然美至德之形容尚有所未盡前後之所破劉武周薛舉
建德王世充等臣願圖其形狀以寫戰勝攻取之容太宗曰朕
當四方未定因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獲已乃行戰伐之事所
以人間遂有此舞國家因茲亦制其曲雅樂之容正得陳武
樂若委曲寫之則其狀易識朕以見在將相多有習解受彼
使者既經為一日君臣合若重見其被禽獲之狀以物有
手為山寺所以不為也蕭瑀謝曰此事非臣所宜言

樂府